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草原上的李耳王

萧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草原上的李耳王

萧 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上的李耳王：屠格涅夫小说集/(俄)屠格涅夫著；萧珊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1-3703-9

I. ①草… II. ①屠…②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380 号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王志伟

草原上的李耳王

——屠格涅夫小说集

(俄)屠格涅夫 著

萧 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15,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03-9/I · 2833 定价：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奇怪的故事

001

书简——信编成的故事

027

僻静的角落

063

雅科夫·巴生科夫

152

阿霞

200

初恋

255

.....

草原上的李耳王

329

.....

附录

怀念萧珊

417

奇怪的故事

十五年前（X先生开始说），我因为公务，不得不在T省城耽搁几天。我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这家旅馆是一个发了财的犹太裁缝（在我到这儿的半年以前）开设的。我听见人说，这家旅馆的兴旺情形并不太长久，在我们国家里面这可是常见的事；不过我觉得旅馆还是非常华美：新的家具在夜里发出来枪响般的爆裂声，被单、桌布和饭巾都带着肥皂的气味，漆过的地板还有油漆的气味；然而照那个茶房说来，这都是为了防止小虫滋生的缘故。茶房是一个非常文雅却又并不太干净的人。他原先是G亲王的听差，如今却以态度从容而富于自信心出名了。他老是穿一件旧礼服，趿着一双鞋子，腋下挟着一条饭巾，两边脸颊上有不少的雀斑，他随意挥动他的汗腻腻的手，说些句子简短而意味深长的话。他对我表示了一点好感，好像我这个人能够赏识他的教育和他的关于上流社会的知识似的；可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却用了一种带点幻灭的眼光去看。“谁都知道，”他有一天对我说，“我现在处的是一种怎样的地位呢？给人提着尾巴，丢出去罢了！”他叫阿尔达利翁。

我应当去拜访城里的几位官员。就是这个阿尔达利翁给我弄来一辆半篷的马车和一个跟丁，车和人都是摇摇晃晃、破破烂烂的；不过跟丁穿了一件号衣，车子上面绘的有纹章^①。我拜访完了官员以后，

^① 贵族的爵徽。

便坐车去看一个地主，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在T城里住得相当久了。……我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他；他在这些年中间结了婚，生了一大群孩子，死了太太，又发了财。他干一种专卖的生意，这就是说，他把钱借给专卖人收取高利。“冒险是高贵的行为，”人们这样说，可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大的冒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一个清瘦、文雅的十七岁的少女走进屋子里来，她用一种迟疑不决的脚步轻轻地走来，就像是蹑着脚在走路似的。“这是，”我那位熟人对我说，“我的大女儿苏菲，让我给您介绍；她代替我的亡妻管理家务，照料她的弟弟妹妹。”我第二次对那个进来的少女鞠躬行礼（同时她默默地在—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心里不禁暗暗想着，她实在不大像一个主妇，也不大像什么管教小孩的人。她的脸完全是一张孩子气的、圆圆的脸，她的小孩似的、愉快的外貌，却又是固定不动的；她有一对高的、参差不齐的、但也是固定不动的眉毛，在这眉毛下面一对小小的蓝眼睛射出来专注的差不多带着惊讶的目光，好像它们刚刚见到了什么意外的东西似的；一张丰满的小嘴，有着微微向上翘的上唇，它不光是不会笑，而且看起来好像根本就不会笑似的；在她的两边脸颊上，柔嫩的皮肤下面现出来优美细长的浅红的血纹，这些血色既不加浓，也不减淡。细软的金发一缕一缕地垂在她的小头的两边。她的胸部微微地起伏着；她的两只手笨拙而严肃地紧紧压在她的细腰上面。她的天蓝色的袍子是一种小孩穿的式样，没有衣折，一直垂到她的一双小脚上。这个少女给我的一般印象并不是病态的，而是像谜一样的。我看见我眼前的这个少女并不是一个简单害羞的外县小姐，却是一个“特殊的典型的女人”——这个典型我当时还弄不明白。它没有引动我的兴趣，但也不使我讨厌；我并没有充分地了解它，我只觉得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比它更真诚的灵魂罢了。怜悯……是的！我看见这个年轻、严肃、小心谨慎的生命，不由得生出怜悯来——上帝知道是为了什么！“她不是这尘世的人，”我想道，虽然在她的脸部表

情上看不出一点“理想的”东西，虽然 Mademoiselle Sophie（法语：苏菲亚小姐）到客厅里来明明是为着尽她父亲所说过的主妇的职责。

他开始谈起 T 城的生活来，谈起这里的一些社交上的快乐和好处。他说：“我们在这儿过的是安静的生活；总督是一个忧郁的人，省贵族代表^①是一个单身汉。不过后天在贵族会堂^②里有一个舞会。我劝您去。这儿并不是没有美人。您也会见到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这位朋友过去受过大学教育，所以喜欢用一些新名词^③。他讲它们的时候，带了一种嘲讽的意味，可是也含有尊敬的意思。而且，人人都知道，放款的生意，再加上殷实可靠，会给人多多少少养成一种深思多虑的习惯。

“容我问您一句话：您要去参加这个舞会吗？”我掉过脸向着朋友的女儿说。我想听听她讲话的声音。

“爸爸要去，”她答道，“我陪他去。”

她的声音柔和、缓慢，她把每一个字都念得很清楚，好像她自己也不明白似的。

“既是这样，那么我请您跟我跳头一个四组舞，”我说，她埋下头表示答应，然而就在这时候她也不露一个笑脸。

我不久便告辞走了，我还记得，她的眼睛紧紧地望着我，那眼睛的表情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看我背后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

我回到了旅馆，吃过了那几样永远不变的午饭菜：菜汤，牛肉饼

① 也有人译作贵族长。

② 一种供士绅消遣的俱乐部。省城和县里都有。

③ 照原文直译是：学问上的字眼。

带豌豆，烧得快焦了的松鸡，随后我就在沙发上坐下，静静地思索起来。我思索的对象便是苏菲亚，我那个老朋友的谜一样的女儿；可是阿尔达利翁（他正在收拾饭桌）却照他的想法来解释我的沉思：他以为这是寂寞无聊。

“我们这个城里头少有给作客的先生们消遣的地方，”他带着他平日那种从容的殷勤态度说，同时他还用一条脏的饭巾在拍那些椅子的椅背——大家都知道这是受过高等训练的听差们的特有的做法。“非常少！”他不作声了，墙上那个大挂钟（白色的钟面上有一朵淡紫色的玫瑰花）好像也在用它的单调、嘶哑的滴嗒声重说着他的话“非——常！非常！”钟这样响着。“没有音乐会，也没有戏园，”阿尔达利翁接着说（他跟着他的主人去过外国，而且差不多全住在巴黎；他很清楚不应当像农人那样把“戏园”说成“嬉园”^①），“举一个例说，没有跳舞会；贵族老爷们也不举行晚会，简直就没有这一类的东西。”（他停了一会儿，大约是有机会注意到他在措辞用字上花的功夫。）“他们中间连见面往来的事也不常有。各人坐在自己家里，就跟鸽子坐在它的窝里一样。这么一来就弄得那些过路的客人简直没有地方可去了。”

阿尔达利翁偷偷地瞟了我一眼。

“倒有一样，”他慢吞吞地接着说，“倘使您有这种兴趣……”

他又看了我一眼，他还笑了笑，不过，他大概没有看出我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兴趣。

这个文雅的茶房朝门口走去，想了一想，又走回来了，他心思不定地迟疑了片刻，埋下头来，带着打趣的笑容，在我的耳边说：“您不想看死人吗？”

① 原文说俄国农人把 Театр 说成 Киятр。

我吃惊地呆呆望着他。

“是的，”他小声地接下去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这样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他连一个字也不认得，可是他做出了了不起的惊人事情。譬如说，您跑去找他，对他说您想看见您的亲戚朋友里面某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一定会让您看见他。”

“怎么样做到的？”

“这是他的秘密。因为，他虽然不认识字，老实说：他是个文盲，可是他是个对上帝信心很强的人！一般商人非常尊敬他！”

“城里的人全知道这个吗？”

“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先生；不过，不用说，得提防着警察。因为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是犯禁的，对普通人这是一种诱惑；普通人就是说暴民，大家都知道，他们动辄就打起来。”

“他让您看见过死人吗？”我问阿尔达利翁道。我跟他这样一个有见识的家伙讲话，实在不敢用“你”字称呼他。

阿尔达利翁点了点头。“他让我看见过，先生；他把我父亲像活着一样地给弄来了。”

我注意地望着阿尔达利翁。他笑了笑，手里玩弄着饭巾，谦虚地但又是坚定地看着我。

“这的确是非常古怪的，”我后来大声说起来，“我可以跟这个小市民认识吗？”

“要直接去认识他是办不到的，先生；不过可以通过他的妈办到这个。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妈妈；她在桥上卖醃苹果^①。只要您吩咐，先生，我就去找她。”

“那就麻烦您了。”

① 苹果醃好留在冬天跟鸡鸭一块儿吃。

阿尔达利翁拿手掩住嘴咳了声嗽。“随您高兴，拿一点赏钱（自然，不要多）给她，给那个老妈妈。而我这方面，先生，我要使她明白，她不用害怕您，因为您是一位来这里作客的先生，一位老爷——不用说您也可以明白这是一个秘密，而且无论如何您也不会给她招来任什么麻烦。”

阿尔达利翁一只手拿着托盘，优雅地把自己的身子连托盘一块儿转动了一下，便向着门走去。

“那么我就可以信任您吗？”我大声唤他说。

“您可以相信我！”我听见他那带着自信心的声音说。“我要跟老妈妈谈谈，要把她的回答准确地报告给您。”

阿尔达利翁告诉我的这件非常的事情给我引起的思想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不过我倒要承认：我等着他那应许的答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晚上很迟了，阿尔达利翁才到我的屋子里来，他对我表示他的失望，说是他没有能够找到老妈妈。不管这个，我还是拿了一张三卢布的钞票给他，作为鼓励。第二天早晨，他又到我的屋子里来脸上带着喜色：老妈妈答应跟我见面了。

“喂，小儿儿！”阿尔达利翁在走廊上大声唤道，“匠人！到我这儿来！”一个六岁光景的小孩走进屋子来，他满身煤烟，活像是一只小猫，头发剪得短短的，头上有些地方完全光秃了，他穿一件破烂的条纹的罩衫，赤脚上穿了一双大得无比的套鞋。“你引老爷到你-know 的那个地方去，”阿尔达利翁指着我对“匠人”说。他接着又招呼我：“您先生，您到了那儿，请您打听玛斯特利吉亚·卡尔坡夫娜。”

小孩发出一个嘶哑的声音，我们就动身了。

我们在 T 城的没有铺石的街上走了好一会儿；后来在其中的一条街上，大约是其中的一条最荒僻最凄凉的街吧，我的向导在一所小而旧的两层的木头房屋前面站住了，他用衣袖揩了揩他的鼻子，对我

说：“就在这儿，往右边走。”

我跨过那小小的门阶走进了门厅，敲着右边的门；那扇矮矮的门上的起锈的铰链响了起来，我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肥大的老妇人，她穿一件兔皮里子的褐色的敞胸短上衣，头上包一块五颜六色的头布。

“玛斯特利吉亚·卡尔坡夫娜吗？”我问道。

“我就是她，”老妈妈尖声回答我，“请进来。您不要坐吗？”

老妈妈引我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物、破烂衣服、枕头、鸭绒被、口袋，教人几乎没法在屋子里转动身子。太阳光好不容易才从两扇盖满尘土的小窗户射了进来；在一个角落里，从一堆重叠地堆起来的箱子后面传出来低声的呻吟和哀泣……我弄不明白是谁的声音；也许是一个生病的小孩，也许是——一条小狗。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老妈妈就站在我面前。她的脸是黄色的，半透明的，就像蜡一样；她的两片嘴唇完全瘪下去了，所以在一大堆皱纹中间它们倒显得像是一根横线；一丛白发从她的包头布底下露出来，可是在突出的前额骨下面她那一对发红的灰色小眼睛聪明而机警地到处张望；一根尖尖的小鼻子突出来像一根锥子似的，它吸着空气，那神气好像在说：我是个骗子啊！“唔，你这个老太婆，不是个傻瓜！”我心里想道；而且她还有酒气。

我对她说明我的来意，据我观察，这来意她一定已经知道了。她听着我讲话，很快地眨了眨她的眼睛，她只是仰了仰自己的鼻子，使它显得更尖，好像她要用它去啄什么东西似的。

“是的，老爷，是的，老爷，”她后来说，“阿尔达利翁·玛特维奇跟我们讲过了，老爷，的确的，老爷；您需要我儿子瓦新加的技术。……只是我们没有把握，老爷啊……”

“为什么呢？”我插嘴说，“我这方面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不是一个告发人。”

“啊哟，您，我的小父亲啊，”老妈妈连忙接下去说，“您怎么说

这种话啊？我们敢把您老人家想成那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呢？难道我们在干罪恶的事情吗？我儿子不是那种人，什么不干净的事他都不肯干……他也不会干什么邪术……上帝跟他的至圣的圣母明鉴！”老妈妈在胸前划了三次十字记号。“他是全省里头第一个虔诚的守斋期的人和祷告的人；他是第一个，您，我的小父亲，您老人家！真是这样的：他得到了神恩，是的！这不是靠他自己做到的。这是从上面来的，我亲爱的。是的。”

“那么您同意了？”我问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您儿子见面呢？”

老妈妈又眨了眨眼睛，把她那方卷起的手绢儿从一只袖口移放到另一只袖口去，这样地移了两回。

“啊，我的老爷，我的老爷，我们决不定……”

“玛斯特利吉亚·卡尔坡夫娜，请允许我给您这个，”我打断了她的话，给她一张十个卢布的钞票。

老妈妈立刻用她的又肥又弯的手指抓住钞票，她的手指教人想起猫头鹰的多肉的爪子来，她连忙把钞票塞进袖口里去，她想了一会儿，仿佛突然打定了主意似的摊开两只手拍自己的屁股。

“今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到这儿来，”她说，不再用她那平时的声调了，却用了另一种更严肃、更低的声音。“只是不到这间屋子，请一直到二楼去，您会看见左边有一道门，您把这道门打开；您就走进一间空屋子，您老人家，在这屋子里头您会看见一把椅子。您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等着；不管您看见了什么，您都不要讲一句话，也不要做任何事；请您也不要跟我的儿子谈话；因为——他还年轻，而且他有癫痫病。他很容易受惊：他抖着抖着，好像什么小鸡似的……真不幸！”

我望着玛斯特利吉亚。“您说他年轻，不过他既然是您的儿子……”

“精神上的，小父亲，精神上的！我养了不少的孤儿！”她解释地

添加说，朝着发出哀泣声来的那个角落点点头。“啊，主上帝啊，至圣的圣母啊！还有您，我的小父亲，您老人家，您到这儿来之前，请您好好地想一下在您的那些亡故的亲戚朋友（愿他们进天国）里头您究竟想看见谁。您把您的那些亡人挑选一下，您挑中了谁，就不断地想着他，一直想到我儿子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告诉您的儿子是谁……”

“不，不，小父亲，一句话也不要讲。他自己会在您的思想里头找出他所需要的东西来。您只要把您的熟人牢牢地记在心上就成了；吃中饭的时候您可以喝点葡萄酒——喝两三小杯；葡萄酒绝不会碍事的。”老妈妈说到这里忽然放声大笑，舐舐嘴唇，又拿手抹了抹嘴，叹了一口气。

“那么在七点半钟吗？”我问道，就从椅子上起来。

“在七点半钟，小父亲，您老人家！在七点半钟，”玛斯特利吉亚·卡尔坡夫娜保证地答道。

我跟老妈妈告辞，回到旅馆去了。我并不疑惑他们会作弄我，不过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呢？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了。我跟阿尔达利翁也只交谈了两三句话。

“她答应了吗？”他皱着眉头问道，他听到了我的肯定的答复便大声嚷着：“老妈妈真是一位大臣！”我就遵照“大臣”的劝告，做起挑选亡故亲友的工作来。我经过相当长久的踌躇，最后决定挑选一个死去很久的老人，一个法国人，他做过我的家庭教师。我单单挑上他，并不是因为我跟他感情特别好，只是因为他的整个面貌非常奇特，跟现代人的面貌完全不同，要想摹仿假造，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有一个很大的头，绒毛似的朝后梳的白发，浓黑的眉毛，钩形的鼻子，前额正中长着两块浅紫色的大疣；他穿一件绿色大礼服，钉着光滑的铜钮扣，一件条纹背心上面有一条单硬领，一幅衬胸和一副袖

口。“要是他让我看见我那个老德赛尔的话，”我想道，“我就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魔法家了。”

吃中饭的时候，我遵照老妈妈的劝告，喝了一瓶上等的法国红葡萄酒，阿尔达利翁断定这是最好的一种，不过它有一种烧过的软木塞的味道，而且每一杯杯底都有厚厚的檀香木的沉淀。

七点半钟，我准时到了我先前跟那位可尊敬的玛斯特利吉亚·卡尔坡夫娜在里面谈过话的房屋的门前。所有窗户的百叶窗全关上了，可是门却开着。我走进里面去，上了摇摇晃晃的楼梯，到了二楼，打开左边的一道门，正像老妈妈预先告诉我的那样，我看见自己是在一间相当宽大的完全空的屋子里面；窗台上放着的一支牛油蜡烛，把这屋子稍微照亮了一点：正对着门靠墙壁放了一把藤椅。蜡烛已经燃出大段烛心来了，我剪去了烛花，便在椅子上坐下，开始等待着。

头十分钟过得相当快；在这个屋子里简直找不出一样可以引起我注意的东西；可是我却聚精会神地倾听任何一点小的声音，而且我注意地望着那关上的房门。……我的心跳得厉害。头十分钟以后第二个十分钟又过去了；然后是半点钟，三刻钟——四周连一点响动也没有！我咳了几次嗽，让人知道我在这儿；我开始觉得无聊，我生气了：像这种样子地受人愚弄倒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已经打定主意要站起来拿了窗台上的蜡烛到楼下去。……我望着蜡烛，烛心又燃成了蕈子的形状；可是我把眼睛从窗台掉向房门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就靠着这道门站了一个男人。他进来的时候是那样快，那样地不带一点声音，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听见。

他穿一件很普通的蓝色的农人短上衣；他是中等身材，而且还可以说是矮胖。他把两只手放在背后，头略略埋下，两只眼睛注视着我，靠着微弱的烛光我不能够看清楚他的面貌：我只看见乱蓬蓬的鬃

毛似的长头发披在前额上面，还有略微弯曲的厚嘴唇和带白色的眼睛。我正要跟他讲话，可是我记起了玛斯特利吉亚的指示就紧紧闭上我的嘴唇。这个进来的人一直在望着我；我也就这样地望着他，真是怪事！就在这个时候我起了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而且，我好像奉到谁的命令似的，立刻就想起我那个老家庭教师来。那个人仍旧站在门口，在大声喘气，好像他正在爬山或者在举重东西似的，可是他的眼睛却好像越来越大，好像越来越离我近了——我在这对眼睛的固定的、严厉的、威胁的注视下面感到有点不安了；有时候这对眼睛里燃起一种带恶意的内在的火；这样一种火我曾经在一条正在出神“盯着”一只兔子的猎狗眼睛里看见过，那个人就像猎狗一样，在我正要“转身就跑”，这就是说，我正打算把眼睛掉开的时候，他却用他的眼光紧紧地跟住我。

就这样过了连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刻钟。他一直在望着我；我一直有一种不安和恐惧的感觉，而且一直在想着我那个法国人。总有两次吧，我想对我自己说：“多荒唐！多滑稽！”我想笑，我想耸耸肩膀。……没有用！我所有的决断一下子全冻结了——我找不出一句别的话来。我完全麻木了。突然我注意到那个人已经不站在门口，而站在离开我比刚才近一两步的地方，后来他两只脚一起微微地跳动一下，离开我又近些……然后又一跳……再一跳；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还是那样威胁地瞪着我整个的脸，他的双手还是放在背后，他的宽阔的胸部还是喘得很厉害。这些跳动使我笑得可笑，可是又使我感到恐怖，同时我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缘故，我突然瞌睡起来了。我的眼皮合拢……穿蓝色农人短上衣、有淡白色眼睛的、头发乱蓬蓬的人形好像在我的面前变成了两个——突然又完全不见了！……我惊醒过来了：他还是站在房门跟我的中间，可是现在离开我更近了……后来他又不见了——仿佛一阵烟雾笼罩了他

的全身；他又出现了……又消失了……又出现了……而且总是离开我愈来愈近，愈来愈近了……现在他的急促的、气喘喘的呼吸已经浮到我面前来了……烟雾又降下来了，突然在烟雾中间先露出朝后梳的白头发，然后清楚地现出老德赛尔的头来！是的，那不就是他的疣，他的黑眉毛，他的钩形的鼻子！这不就是他那件钉着铜钮扣的绿色大礼服，这不就是那件条纹背心，那条硬领……我大叫一声，站了起来……老人不见了！在原先老人站的地方，我看到的又是这个穿蓝色农人短上衣的人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近墙壁，把头和两只膀子^①靠在墙上，像一匹负荷过重的马似的在喘息，用嘶哑的声音说：“茶！”玛斯特利吉亚——我想不出她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急急地跑到他跟前说：“瓦新加，瓦新加！”她小心地把他脸上和头发上直滴下来的汗水揩掉。我正要走到她跟前，可是她那样恳切地、带着令人心碎的声调喊道：“您老人家，仁慈的小父亲，请离开这儿吧，看在基督的份上，可怜，可怜我们！”我服从了她的话，这时她又回转身去向着她儿子。“挣钱养家的，亲爱的，”她低声地安慰他说：“你马上就可以喝茶了，马上。就是您，老爷，您回家也要喝杯茶呀！”她在背后大声叫道。

回到旅馆^②里，我就听从玛斯特利吉亚的劝告，叫人给我送茶进来，我觉得疲倦——甚至还感到虚弱。“啊，怎么啦？先生。”阿尔达利翁问我道，“您已经去过了吗？您看到了什么没有？”

“的确，他使我看到了某一个死人……我得承认，我绝没有料到这样的事情。”我回答道。

“他是一个有着非常的智力的人，”阿尔达利翁一面说，一面拿走沙莫瓦尔（茶炊），“一般商人对他——都，都很尊敬呢！”

① 梅里美的法译文作“两只手”。

② 原文是“家”。梅里美法译本作旅馆。